丙丁龜鑑隨筆

兆鎬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丙丁龜鑑

柴望輯

本館據寶顏堂祕笈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丙丁龜鑑

丙丁龜鑑序

臣望聞以銅爲鑑可知妍醜以人爲鑑可知得失以古爲鑑可知治亂人主任社稷之重寄億兆姓之休戚其於歷代之盛衰尤當究心者故人主不可不觀史觀史則儆省之功深矣昔唐仇士良教其黨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無暇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勿使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知心憂懼則吾輩斥矣士良爲計不欲人主讀書正欲愚人主之耳目蔽人主之聰明也巧矣哉臣豐豐忠赤無以自見每有螫不恤緯憂在宗周之心況當丙午丁未之厄歲而又日蝕元旦昭示譴告殆如杞國憂天不遑寧處臣不佞遂徧搜諸史竊惟是歲爲厄從古而然帝王之代史籍略而不書今自秦漢而下數之至於五代爲丙午丁未者凡二十有一上下通一千二百六十載災異變故不可枚舉獨漢延熹丙午朔日有食晉太康丙午丁未朔日皆食信乎陰陽之有數也然數生於理理有是非得失則數有吉凶禍福自昔變異以來未有不兆於人爲者帝王盛時格心有道則變異疎帝王以後格心無術則變異密丙丁之厄皆厄也其厄於延熹者以延熹之時小人之厄君子也其厄於太康者以太康之朝夷狄之厄中國也臣故撫其實目曰丙丁龜鑑釐爲十卷卷各有事事各有斷凡所以致變之因與消變之由者瞭然在目則求天於天者果不若求天於我求數於數者果不若求數於理是爲得之亦知有天下者知天根於我數根於理必以是書而盡見且知人主一日不可不觀史也臣故總其說而爲之

序。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序

今井作六卷

進丙丁龜鑑表

臣望伏以正次王王次春頒萬民之治義史載事事載道有前代之元龜匪明氣數之興亡曷示始終之勸戒言非所當罪不容誅臣實懼實惶頓首伏念臣賦性至愚讀書甚少自憐孤苦獲際休明念先世之孝廉本故家之崇義嫠不恤緯憂在宗周吾欲使君上爲堯舜況災見夏行之朔而運當晉厄之年是殆水陰幾勝火德信知有數決匪偶然苟曰無之胡爲至此痛思夫今日莫返頹波尙論乎古人具垂成鑑秦漢之君以下千有餘年方册之政可尋十常九失棲燈勘義滴露研珠姑援實以斷時宜敢飾說以欺天聽矧君子雖進而小人之根未痛絕天理雖明而人欲之蠹未盡消中國或浸於外夷大綱未聯於小紀四方蹙蹙而靡騁萬民嗟嗟而不安輔成有賴於大臣所重尤關於太子茲蓋伏望皇帝陛下體純乾之一法震主之宜闡大學之明謹中庸之獨必安國本以安社稷必正君心以正朝廷當自九重首圖勵精之治毋使億兆翫聞更化之言臣忍死顧天措身無地今來古往治日少而亂日多主聖臣賢前車覆而後車戒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表奉詣天庭上進以聞臣實惶實懼頓首頓首謹言

淳祐六年正月望日衢州孝廉七世孫中書省奏名臣柴望上表

丙丁龜鑑卷之一

宋

秦

昭襄王姓嬴氏

五十二年丙午　五十三年丁未

五十二年楚考烈王八年　趙孝成王十一年　燕孝王三年　魏安釐王十二年　韓桓惠王十八年　齊王建十年　凡七國

周之民東亡．秦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憲狐之聚．楚人遷魯於莒而取其地．秦丞相范睢免．燕客蔡澤爲秦丞相．

五十三年楚九年　燕王熹元年　魏二十三年　趙十二年　韓十九年　齊十一年

秦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於秦．魏舉國聽令於秦．

臣望謹按秦昭王五十二年丙午．爲周亡之年．人以爲周之厄歲也．昔武王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則周之亡．當在威烈王卽位之六年．今卒過其歷百六十有七年．爲八百六十七年．蓋文武成康積德之效也．人主苟能修德．又非數之所能囿者．觀於周歷．蓋可見矣．

西漢

高祖皇帝姓劉氏

十二年丙午

十二年冬十月帝與布兵遇於蘄西望其陳如項籍軍惡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爲帝耳上怒遂大戰布敗走江南長沙王臣使人誘與走越殺之上還長安疾甚愈欲易太子張良諫不聽叔孫通諫曰晉獻公以驪姬故廢太子國亂數十年秦以不早定扶蘇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必欲廢嫡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汚地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通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乎上陽許而猶欲易之後置酒太子侍留侯所招四人者從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者出上召戚夫人指視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下上起罷酒遂不易太子立兄子濞爲吳王帝曰若狀有反相獨悔業已拜因召至撫其背曰漢後五十年東南有難豈若耶天下一家謹勿反濞曰不敢太尉周勃誅陳豨定代地燕王綰謀反春二月遣樊噲以相國將兵討之人或言樊噲黨於呂氏即一日上晏駕欲以兵誅趙王如意之屬帝大怒用陳平謀召周勃受詔牀下曰陳平馳傳載勃代噲將至軍中即斬噲頭二人計曰噲帝之故人也斬之恐後悔詔噲檻車傳詣長安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行道疾甚夏四月呂后迎良醫入見曰疾可治上嫚罵之

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罷之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呂后與審食其謀盡族諸將不發喪酈商謂食其曰誠如此天下危矣今陳平灌嬰守滎陽樊噲周勃定燕代聞此必連兵還鄉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蹻足待也乃發喪太子盈卽位尊皇后曰皇太后盈卽惠帝

孝惠皇帝

元年丁未

元年冬十二月太后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赭衣令舂召趙王如意三反相周昌曰高帝屬臣趙王聞太后欲誅之臣不敢遣王亦病不能奉詔太后怒召昌至復召趙王來帝自迎入宮挾與起居飲食太后欲殺之不得間帝晨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持鴆飲之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遂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春正月始城長安西北方

臣望謹按高帝伐黥布呂后殺戚夫人竊以爲人主心術不可不謹也孟軻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漢高帝以功臣興及天下初定首戮韓信醢彭越信越固有罪亦帝待人少恩有以致之布見信越誅夷豈能無反而帝以伐布遺害夫君臣相戕豈世道之福哉後之論帝者謂因僞遊雲夢

而叛者四起。信乎爲人主者。尤不可不以誠心待臣下也。夫帝於君臣之間。固少恩也。而帝於父子之間。亦豈有眞心者。溺於戚氏之愛。遂欲變置太子。終使呂后不勝其忿。遂有人彘之慘。帝不知念惠帝之爲其子。后亦豈念趙王如意之爲帝子。信乎人主一心行於天下。行於宮庭。其亦一本之以誠也。至誠一念達乎蠻貊。而況於家庭乎。況於臣下乎。故觀高惠之丙午丁未。則知其厄於理。而非厄於數也。

孝武皇帝

建元六年丙午　元光元年丁未

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四月。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五月。太皇太后崩。六月。丞相昌免。以田蚡爲丞相。蚡受四方賂遺。每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權移人主。嘗薦人至二千石。帝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後稍退。八月。有星孛於東方。長竟天。閩越王郢擊南越。南越王胡使人上書告天子。天子多其義。大爲發兵。遣王恢出豫章。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今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夷狄也。臣竊恐將吏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出未踰嶺。閩越王郢弟餘善殺王。王恢以便宜按兵告安國。而使使奉頭馳奏。詔罷兵。汲黯爲主爵都尉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比屋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民傷水旱萬

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黯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匈奴和親。卽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匈奴難得而制。今行數千里。與之爭利。人馬罷乏。虜已全制其弊。此危道也。不如和親。議者多附安國。於是許之。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仲舒之言。）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封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雁門。帝因此開邊。繼召王恢說誘匈奴之策。兵連禍結。海內虛耗。

臣望謹按漢開邊自此始。是漢建元元光丙午丁未之一厄也。自古有中國。必有夷狄。孟軻氏謂無敵國外患者。國常亡。漢武帝聽王恢開邊之議。必欲掃穴犁庭。使夷狄絕無噍類。連年出師。海內虛耗。士馬物故而後悔。帝亦好大喜功之心誤之也。審如是。則夷狄亂華。將遂縱之而莫遏歟。（中國猶元氣也。夷狄猶客氣也。）元氣既壯。而後外邪客氣不能入。誠使主德清明。朝綱振舉。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序。億兆萬姓樂其生。則夷狄雖頑。自將稽首闕庭下矣。書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鎭服外夷之道。無以易此。

孝昭皇帝

元鳳六年丙午　元平元年丁未

元鳳六年春正月。築遼東玄菟城。烏垣犯塞。遣范明友將兵擊之。十一月。以楊敞爲丞相。元平元年春。有流星大如月。衆星皆隨西行。四月。帝崩。無嗣。武帝子。廣陵王失道。光承皇后詔。迎立昌邑王賀。（賀昌邑哀王髆之子。）

素狂縱。動作無節。武帝之喪。遊獵不止。中尉王吉諫曰。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畋。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尊壽命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廈之下。細旃之上。明師居前。勤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福祿臻而社稷安矣。王乃下令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賜牛肉酒脯而放縱自若。郎中令龔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諍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不已。王嘗與騶奴宰人游戲無度。遂入見王。涕泣曰。大王知膠西之所以亡乎。王曰不知也。曰臣聞膠西王有諛臣侯得。王所爲儗於桀紂。而得以爲堯舜。王悅其諛。常與寢處。唯得所言。以至於是。今大王親近羣小。漸漬邪惡。存亡之機。不可不謹。臣請選郎通經有行義者。與王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宜有益。王許之。遂乃選郎中十人。侍王。數日。皆逐去。王嘗見大白犬。頸以下似人冠方山冠。以問遂。遂曰。此天戒。言在側者。盡冠狗也。去之則存。不去則亡矣。又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遂。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危亡象也。王仰天歎曰。不祥何爲數來。遂叩頭曰。臣不敢隱惡。數言危亡之戒。願內自揆度。王終不改。及徵書至夜漏未盡一刻。以火發書。日中發。以晡時至定陶。行百三十五里。從者馬死相望於道。王淫戲無度。大將軍光憂懣。以問大司農故吏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乃陰與張安世圖計。王出游。光祿大夫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欲何之。光責安世。以爲泄語。安世實不言。乃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臣下有伐上者。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光安世大

驚。以此益重經術之士。光安世既定議。乃使延年報丞相楊敞。敞驚。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光卽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承祖宗。太后乃幸未央宮承明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尚書令讀奏。王離席。以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聽。日益甚。恐危社稷。謹與博士議。皆曰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王。光令王起拜受詔。脫其璽組。扶王下殿。送昌邑邸。秋七月。迎武帝曾孫病已。初衞太子之子史皇孫。生子病已。號皇曾孫。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男女妻妾皆遇害。獨皇曾孫在。亦收繫獄。丙吉受詔。治巫蠱獄。心知太子無事。重哀皇曾孫無辜。令乳養。武帝疾。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帝詔繫獄者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獄。吉閉門不納。曰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皇曾孫乎。穰還奏。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獨賴吉得生。曾孫高材好學。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及昌邑王廢。霍光與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丙吉奏記光曰。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一舉。諸侯宗室在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武帝曾孫名病已者。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定大策。杜延年亦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光與丞相敞上奏曰。武帝曾孫病已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皇太后詔曰。可迎曾孫。卽皇帝位。卽宣帝。侍御史嚴延年。劾奏大將軍光。擅廢立人主。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然敬憚之。丞相敞卒。以蔡義爲丞相。義年八十餘。貌若老嫗。議者謂光置丞相。用可制者。冬十一月。立皇后許氏。許氏帝側微時所

娶。議立皇后時。皆心光少女成君。至定。乃立許氏。歲餘。光始封后父許廣漢爲昌成侯。遂召霍氏擅權許氏服毒之禍。末二句文異。

許后服毒事。係宣帝本始三年。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少女成君。魯許后當娠病。顯謂女醫淳于衍曰。皇后當娠。因可投毒藥去之。成君卽爲皇后矣。皇后娩身後。飮附子。遂煩懣崩。皆因霍氏恃權立功至於擅權。故事係於此。

臣望謹按元平元年。霍光廢立之事。非丙午丁未之一厄歟。大臣任社稷之寄。扶顚持危。受命托孤。此足以見大節。今光捨廣陵王而立昌邑。又廢昌邑而立宣帝。廢置人主。若玩嬰兒於掌股間。如百金之家。欲易一子且不可。而況萬乘之君乎。孟軻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若光者。雖未至於簒。其心已不容誅矣。

孝成皇帝

永始二年丙午　永始三年丁未

永始二年。春正月。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卒。二月。星隕如雨。星隕釋釋未至地滅。是月晦日食。涼州刺史谷永上書言元年九月。龍見日食。今年二月。星隕日食。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三代之末。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喪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秦所以亡者。養生泰奢。送死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薰灼四方。女寵至極。不可尙矣。今之後起。十倍於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縱橫亂政。刺舉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穽。榜捶撻

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多繫無辜。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見。以昭其辜。主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僄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數離深宮之固。挺身相隨。烏集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湎媟嫚。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去高敞初陵。改作昌陵。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百姓愁恨。饑饉仍臻。上下俱匱。無以相救。漢興九世。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爲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昭然遠悟。專心反道。舊愆畢改。新德既章。則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復。社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心反覆熟省。上大怒。三月以王商爲大司馬大將軍。上嘗與侍中張放等宴飲禁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侍中班伯久疾新起。上顧指畫而問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對曰。沉湎於酒。微子所以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渭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故御史奏放罪惡。出爲北地都尉。冬十一月。策免丞相宣。及御史大夫翟方進。復以方進爲丞相。孔光爲御史大夫。

永始三年正月晦日食。冬罷甘泉泰畤。用匡衡之議。其日大風。壞甘泉行宮。折拔畤中木十圍以上百餘。劉向曰。皆有神祇。誠未易動。上恨之。令詔有司。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如故。及雍五畤。陳寶祠。皆復之。上頗好鬼神方術。谷永上書說上。上善其言。南昌尉梅福上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上不納。

臣望謹按五帝三皇之盛。必有敢諫之鼓。誹謗之木。盤盂之銘。勸戒之器。所以防淫邪而納諸正道。帝不鑒此。倘機務之暇。親近儒生。使圖籍日陳於前。亦庶乎習聞正言。習行正行。何致晝醉踞妲己圖。與侍中日夜宴飲爲樂哉。夫入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班救其失而放獨逢其惡。此孟軻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

丙丁龜鑑卷之二

東漢

光武皇帝

建武廿二年丙午　建武廿三年丁未

建武二十二年春閏正月五月乙未晦日有食之九月戊辰地震裂十月朱浮免杜林爲大司空青州蝗匈奴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帝遣李茂報命詔罷邊郡亭侯招降烏桓西域諸國侍子久留敦煌皆愁思亡歸涉車王賢知都護不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前書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反茲音沮惟反蓋急言耳章懷說）鄯善王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請都護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車師復附匈奴建武二十三年南郡蠻叛遣武威將軍劉尙討破之武陵蠻叛尙戰沒

臣望謹按班固論曰孝武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荒乃表河朔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則知西域之通中國久矣孝武三十年兵革幕南無王庭獨西域不遣一鏃至是思漢威德願請都護帝謝而絕之夷狄帝王所不臣意帝其見於此未幾匈奴相繼遣使求漢和親帝遂詔邊郡罷亭侯招降烏桓諸酋夫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均之爲

降附。一受一卻。帝何所見哉。自此遂有戊申勾引南匈奴之事。交通北虜。卒爲漢家大患。沉幾先物。深略緯文者如是耶。故臣觀建武之丙午丁未。亦中興之厄歲也。

孝殤皇帝

延平元年丙午

延平元年。正月改元。（和帝之子。生甫百日。太后立之。臨朝聽政。）以張禹爲太傅。徐防爲太尉。參錄尚書事。夏河（東）垣山崩。以尹勤爲司空雨水。太后詔減太官導官尚方內署諸服御珍膳靡麗難成之物。自非供陵廟米。不得導擇。朝夕一肉飯而已。郡國所貢。皆減過半斥賣。上林鷹犬離宮別館儲峙米炭。悉令省之。又詔免遣掖庭宮人。及宗室沒入官者。皆爲庶民。八月帝疾。（文稍異。）太后迎淸河王子祜（章帝之孫）入。卽帝位。九月隕石于陳留。冬大水雨雹。罷魚龍曼延戲。詔舉隱逸。選博士。（行樊準上疏之言。）

孝安皇帝

永初元年丁未

永初元年。春三月日食。六月罷西域都護。及伊吾盧柳屯田。（西域阻遠。屯田費無已。故罷之。）諸羌復叛。（降羌布在郡縣。既罷都護。諸羌散潰。）大爲寇掠。九月。以寇賊雨水。策免太尉防。司空勤。詔減黃門鼓吹。及廐馬半食。冬。詔鄧騭及校尉任尙。屯漢陽。以備羌。地震。大水。大風雨雹。

臣望謹按永初大尉徐防。以災異寇賊（策免）三公。以災異免。自防始。自是災異以策免三公。遵爲漢家故

事。嗟夫。夏商之興。以罪己而興。夏商之亡。以罪人而亡。災變之生。固燮理陰陽者之過。獨不曰人主一身。爲陰陽之樞紐乎。人主心術。或有過差。九重淵邃。不可得而知也。而每驗之於天。君心有差殊。則天象有變異。人主之心天也。敬其心所以敬天也。敬天。所以自敬也。天之與君。脉絡無間如此。其可咎人哉。

孝桓皇帝

延熹九年丙午　永康元年丁未

延熹九年。正月辛卯朔日食。詔舉至孝。太常趙典所舉至孝荀爽對策曰。昔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止禍亂之源也。臣聞後宮采女六千。侍使復在其外。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於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爲諸未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配合。此誠國家之大福也。詔拜郎中。三月。京師有火光轉行人相驚噪。南匈奴及烏桓鮮卑。幷寇邊。初。帝爲蠡吾侯。受業於甘陵周福。及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立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譏。自此始矣。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泰賈彪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公卿以下。皆畏貶議。屣履到門。宛有富賈張汎。恃後宮中官用勢縱橫。岑晊勸成瑨收捕汎等。既而遇赦。瑨竟誅之。後乃奏聞。小黃門晉陽趙津貪暴放恣。太原

太守劉瓚亦於赦後殺之。於是侯覽使汎妻上書誣寃。帝大怒。詔下獄。山陽太守翟超。以張儉爲督郵。侯覽殘暴百姓。儉舉奏覽籍沒資財。徐璜兄子宣。求汝南太守李暠女不得。至暠家載其女歸。射殺之。東海相黃浮收宣家屬棄于市。宦官訴寃。帝大怒。超浮並坐髡鉗。陳蕃上疏曰。陛下宜割塞近習與政之源。引納尙書朝省之士。簡練淸高。斥黜佞邪。則天和於上。地洽於下矣。帝不納。宦官由此嫉蕃。奏議輒以中詔遣。郤襄楷上疏曰。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見太微天庭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前冬竹枯栢傷。臣聞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春夏霜雹。大雨雷電。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劉瓚成瑨。志除姦邪。而遠加考逮。三公乞哀。而嚴被譴責。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者也。帝不省。復上書曰。黃門常侍。天刑之人。係嗣未兆。豈不爲此。又聞宮中立黃老祠。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奈何欲如黃老乎。尙書奏楷誣上論刑。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當赦。教子殺人。李膺捕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牢修上書。告膺等爲部黨。誹訕朝廷。帝怒。下郡國。逮捕黨人。遂下李膺等北寺獄。辭連太僕杜密。及陳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皆懸金募之。使者四出。蕃復上書極諫。帝詔策免之。

永康元年。夏五月地裂。是月晦日食。竇武上疏曰。近者姦臣。牢脩造黨設議。遂收司隸校尉李膺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校驗。膺等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所誣枉。惟陛下留神澄省。帝意稍解。使中常侍王甫就獄訊黨人范滂等。皆三木囊頭。三木爲項手足皆有械更以物蒙其首。以次辨詰曰。卿等更相

拔舉。迭爲唇齒。其意如何。滂曰。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滂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汚。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李膺等又多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帝以天時宜赦。六月赦天下。改元。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十二月。帝病。文稍異太后臨朝。寶后初立。御見甚稀。采女田聖有寵。后素忌。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竇武立章帝元孫。是爲靈帝。

臣望謹按是漢延熹永康。丙午丁未之一厄也。帝是時信宦官之讒。悉指名賢爲黨人。范滂而下二百餘人。皆歸田里。禁錮終身。漢之名賢。一網而盡。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黨禍既起。名賢頓壞。漢之亡。基於此矣。是知人才以直氣伸。世道之不幸也。上之人不察其心而醜其直。於是乎刑誅及之。孟軻氏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范滂李膺等之厄於宦官。厄於刑憲。非諸賢之厄。而漢祚之厄也歟。

魏主文帝姓曹氏

黃初七年丙午　蜀建興四年　吳黃武五年

黃初七年。春正月。魏殺其執法鮑勛。免將軍曹洪官。初。魏主丕之爲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西部都尉鮑勛治之。請不能得。及卽位。勛數直諫。丕益忿之。及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爲治書執法。太守孫邕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營令史欲推之。勛解止不舉。丕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丕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以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

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免勛罪。帝不許。柔固執不奉詔。丕怒甚。召柔詣臺遣使誅勛。然後遣還寺。驃騎將軍曹洪富而吝。丕在東宮嘗從貸絹不稱意。至是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羣臣救莫能得。卞太后責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又謂郭后曰。洪今日死。吾明日勑帝廢汝。於是郭后泣請。乃得免官削爵土。夏五月。魏主丕卒。初郭后無子。魏主丕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被誅。故未建爲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丕與叡獵。見子母鹿。既射其母。命叡射其子。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丕釋弓矢爲之惻然。及是疾篤。乃立爲太子。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陳羣撫軍司馬懿並受遺詔輔政。太子叡卽位。吳王權聞魏喪。八月。自將攻江夏。太守文聘堅守。魏朝議欲發兵救之。魏主叡曰。權習水戰。今敢陸攻。冀掩不備也。已與文聘相拒。攻守勢倍。終不敢久。未幾。果退。

魏主明帝

太和元年丁未　蜀建興五年　吳黃武六年

太和元年二月。魏主大營宮室。百姓多貧困。司徒王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勾踐欲廣其衆。兒之疆。（偶舉切古越地越語云。勾踐之地北至槩兒。）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若且先成象魏。修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爲務。習戎備爲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三月。丞相

亮率諸軍屯漢中。以圖中原。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德。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十二月。魏立貴嬪毛氏爲后。初魏主叡爲平原王。納虞氏爲妃。至是不得爲后。卞太后慰勉之。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矣。虞氏遂紲還鄴宮。魏議復肉刑。鍾繇上書。遂不果行。

臣望謹按魏丙午丁未。亦數之一厄也。帝方以司馬懿受詔托孤。及代魏之天下者。司馬懿之子孫也。魏曹操以姦謀潛移漢鼎。司馬懿踵操故智。陰謀魏祚。世運之變遷。固如是哉。是以有國有家者。每欲戒堅冰於履霜。必智超物表。識照幾先者。可以察之。不然。將失人矣。

丙丁龜鑑卷之三

西晉

世祖武帝姓司馬氏

太康七年丙午　太康八年丁未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食。司徒魏舒罷。（舒稱疾遜位）五月鮮卑慕容廆寇遼東。七月朱提山崩。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郡國大水。十二月河陰雨赤雪二頃。

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日食。太廟殿陷。四月齊國大水。隕霜傷麥。六月魯國大風拔木壞廬舍。七月前殿地陷深數丈。中有破船。十二月郡國五地震。

臣望謹按晉太康初平吳。天下一統。至是丙午丁未。謂之歲厄不可。然臣觀是歲災異獨甚前代。何歟。蓋太子立國之本。帝以不辨菽麥。膺儲副之寄。女色戕性之斧。帝以元年吳平。二年選吳伎妾五千人入宮。惟天生聰明。時乂表正萬邦。不辨菽麥。以之立身且不可。況可使之君天下。吳患已平。晉憂方大。而帝遊宴無度。後宮至以竹葉插戶。鹽汁洒地。導引帝車。此何爲者。夫天心仁愛人君。故必先出災異以譴告之。譴告不從。然後絕之。今災異甚矣。而帝不悟。昏德淫行。傳笑外國。至是鮮卑慕容廆每歲入寇亂華之階。實啓於此。孟軻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信哉。

東晉

孝穆皇帝

永和二年丙午　永和三年丁未

永和二年（前涼張駿太元元年　後趙石虎建武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十年　後蜀李勢嘉寧元年）春二月。以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三月。以顧和爲尚書令。（和有母喪。固辭不起。）殷浩爲揚州刺史。夏四月朔。日食。趙攻涼州。謝艾主簿將兵破之。時李氏據蜀稱漢。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溫從之。十一月。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溫等深入。人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但恐得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永和三年（前涼張駿太元二年　後趙石虎建武十三年　前燕慕容皝十一年　後蜀李勢嘉寧二年是年漢亡）春三月。桓溫敗漢兵於笮橋。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勢漢李勢輿櫬面縛詣軍門降。送至建康。詔封勢歸義侯。○夏。趙築華林苑。（趙王石虎發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墻於鄴北。）

臣望謹按晉永和。桓溫伐蜀。晉自南渡。立國江左。以蜀爲首。以荊襄爲脊。以淮爲尾。晉既失蜀。將何以圖中原歟。桓溫以永和二年伐蜀。三年平蜀而還。亦可謂晉世盛事也。臣固以平蜀之年。亦爲晉之厄歲。何歟。兵者柄也。人主大柄之所在也。帝以溫英略過人。授之安西將軍。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軍事。荊州刺史。上流之勢。溫既專制之。而朝廷之尊。反拱手於溫。克蜀之後。溫遂專制朝廷。自穆帝既往。

越及四葉。皆俛首下心。聽命于温。寧康元年。温以大司馬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於新亭。都下人情洶洶。温意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尚賴天意不從。温以疾死。不爾。殆哉。故晉永和丙午丁未。不可謂非歲運之一厄也。是知富貴威福。人主之操柄。不容輕授非人。誠有見於此。

孝安皇帝

義熙二年丙午　義熙三年丁未

義熙二年。魏拓跋天賜三年。後燕慕容熙光始六年。後秦姚興弘始八年。南涼禿髮傉檀洪昌五年。北涼沮渠蒙遜永安六年。

秋八月。劉豫遣將軍毛修之討譙縱。九月。譙縱稱藩於後秦。姚興拜縱爲相國。冬十月。論建議功。封賞劉裕等各有差。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城郡公。自餘封賞有差。十二月丙午。月掩心在危。

義熙三年。魏拓跋天賜四年。後燕慕容熙光始七年。後秦姚興弘始九年。南涼禿髮傉檀洪昌六年。北梁沮渠蒙遜永安七年。夏主赫連勃勃龍升元年。是歲。慕容氏亡。舊大國二。南涼北涼。南燕西涼。小國四。新小國二。凡八僭國。閏二月。劉裕殺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冲孫亂。夷其族。何無忌言於裕。桓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裕因言仲文桓亂有謀。皆族誅之。六月。赫連勃勃自謂夏后氏苗裔。稱大夏天王。置百官。秋七月朔日食。

臣望謹按義熙元年。帝至建康。以劉裕都督中軍事。義熙丙午丁未。皆裕都督日也。裕至是已蓄不臣之志矣。卒之代晉之天下者裕也。謂是非厄歲不可。是以有天下者。貴於知人善任使云。

南宋

孝明皇帝姓劉氏

泰始二年丙午（北朝魏顯祖獻文天安元年）

泰始三年丁未（北朝魏顯祖獻文皇興元年）

泰始二年正月乙未。晉安王子勛稱帝於尋陽。年號義嘉。二徐司豫青冀湘廣梁益州皆應之。甲午。內外戒嚴。遣建安王休仁都督諸軍南討。車駕親御六師。頓中興堂。六月。大破賊子勛等。並賜死。宋主既誅子勛。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綏等十三人。（松滋勸上。故殺之。世祖二十八子。於是盡矣。）宋主立其子昱爲太子。先宋主無子。嘗以宮人陳氏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又密取諸王姬有孕者納之宮中。生男。則殺其母。而使寵姬母之。徐州刺史薛安都。與益梁兗豫汝南六州刺史乞降。（益。蕭惠開。梁。柳元怙。兗。畢衆敬。豫。殷孚。汝南。常珍奇。）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乃命鎭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方深。宋主不從。謂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以兵逼之。非國之利。亦不聽。安都果懼而叛。汝南太守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皆請兵自救。魏遣尉元出東道。救彭城。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元使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永。絕其糧道。

泰始三年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尉元邀其前。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枕尸六十餘里。上以敗書示輿宗曰。我媿甚。由是失淮北四州。豫州淮西地。冬十月。宋以千金贖義陽王昶于魏。十二月。常珍奇復歸宋。（珍奇雖降魏。實懷二心。劉勔以書招之。復歸宋。）

臣望謹按裴子野論曰。昔齊威矜於葵丘而九國叛。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一失毫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効死。故西摧北蕩。宇內褰開。既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倏忽爲戎。惜乎。若以向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爲而起哉。高祖蟻蝨生介胄。經啓疆場。後之子孫。日蹙百里。播獲肯堂。豈云易哉。

梁

高祖武皇帝姓蕭氏

普通七年丙午（北朝魏明帝孝昌二年）

大通元年丁未（北朝魏明帝孝昌三年）

普通七年冬十一月。梁主乘淮堰水盛。遣豫州刺史夏侯亶等侵魏。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梁。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以壽陽爲豫州。改合肥爲南豫州。以夏侯亶爲二州刺史。胡寅曰。梁武三築淮堰。至是十年。死者蓋數十萬人。然後能取壽陽。所得纔七萬五千口。勞費以三四人而易一人。其愚拙亦甚哉。

大通元年春三月。梁主捨身於同泰寺。冬十月。梁將陳慶之攻魏渦陽。克之。（慶之俘斬略盡。尸咽渦水。）十一月。梁以蕭淵藻爲北討都督。鎮渦陽。

臣望謹按梁之亡形始此。佛西方之法也。以中國之君。而習西方之法。是中國不自中國也。侯景之禍。

是以終見餓死臺城。爲天下笑。惜哉。夫西方之地。可以西方之法治之。中國君臣父子禮樂刑政。人主日理萬幾之不暇。而梁帝以奉佛法。廢國事。幾何而不殞其身哉。

陳

後主姓陳氏

至德四年丙午（隋開皇六年後梁主琮廣運元年）

禎明元年丁未（隋開皇七年是年梁亡）

至德四年十月。陳以江總爲尚書令。時上荒淫於酒色。與總等文士十餘人。張孔二貴妃共坐。曰狎客。日夜賦詩飲酒。不恤政事。不虞外難猝至。係至德二年事。今以總見爲尚書令。故附此。

禎明元年五月日食。秋。隋滅梁。以其主蕭琮爲呂公。北朝隋主議伐陳之計。隋主問取陳策於高熲。對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召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之。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彼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居效反地藏也）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楊素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毓州刺史崔仲方等爭獻平江南之策。陳後受蕭巖等降。隋主益怒。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帶水不拯之乎。（拯。舊說無反。語音蒸之上聲。救也。）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柹。山責反。又桑谷反。木名。）曰。若彼懼而能

改。吾復何求。楊素在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舴艋等。舴音陟格反。艋音猛。小舟也。各有等差。時江南妖異特衆。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與佛寺爲奴以厭之。厭一陟反。厭鎮也。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臣以華素無閥閱。競排詆之。詆丁禮反。毀訾也。除大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極諫。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卽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埸日蹙。疆紀良反。界也。埸益羊反。畔也。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帝大怒。卽日斬之。

臣望謹按禎明三年。隋遂滅陳。則至德丙午。禎明丁未。豈非陳之厄歲乎。雖然。陳以是年爲厄歲。隋以是年爲興運。乃知隋不能亡陳。陳實自亡也。向若陳主因章華之諫。而反身修德。雖有百隋。無奈陳何。數雖逢厄。安能厄之。

丙丁龜鑑卷之四

唐

太宗皇帝姓李氏

貞觀二十年丙午　貞觀二十一年丁未

貞觀二十年三月乙巳。上至自高麗。帝往高麗。是時遼京師。閏月癸巳朔。日食。秋八月。上自詣靈州招撫。遣李世勣至鄧督軍山咄摩支降。江夏王道宗兵渡磧延陀拒戰。道宗破之。駕至浮陽。回紇等十一姓。各遣使歸命。乞置官司。上納之。置六都督七州以撫之。上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兇報千古。勒石於靈州。九月辛亥。靈州地震。十月。貶蕭瑀爲商州刺史。

貞觀二十一年。詔以來年仲春。有事於泰山。以牛進達李世勣爲行軍大總管。伐高麗。時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大半乏食。今若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埸。使彼疲於奔命。釋耒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遣牛進達李世勣水陸並進以討之。夏作翠微宮。修終南山太和離宮。爲翠微宮。以上得風疾。苦於盛暑。立李素爲燕然都護。統瀚海等六府皋蘭等七州。七月。作玉華宮。立皇子明爲曹王。曹王明。母楊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寵於上。發江南人造大船。欲復征高麗也。

臣望謹按五帝三皇。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太宗因蓋蘇文弒君之事。故舉高麗問罪之師。宜矣。誅

其賊弔其人。置君而去之可也。伐之不克。不勝其忿。益欲發兵擾之。使不得耕種。是以暴禁暴也。吁。輪臺之詔。武帝晚年而有此悟。鴨綠之師。太宗晚年而有此失。遂使平日躬行仁義之功。反貽萬世不克終之誚。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戒哉。

中宗皇帝

神龍二年丙午　景龍元年丁未

神龍二年。閏正月。太平安樂公主恃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爲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竟不視也。各開府置官屬。二月。置十道巡察使。三月。大置員外官二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元忠自端州還爲相。不復強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望。袁楚客致書元忠。以爲主上新服厥命。惟新厥德。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尙綵衣。使遊走權門。借勢納賂。三失也。俳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進賢才。皆以貨取勢求。五失也。寵進宦官。殆滿千人。爲長亂之階。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無度。競爲奢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得自便居外。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熒惑主聽。盜竊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夏四月。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爲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上少解。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五月。葬則天皇后。（后。神龍元年十一月壬寅崩。）武三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桓彥範瀧州。張柬之新州。袁恕己竇州。崔玄暐

白州司馬員外長任。創其勳封七月。立衞王重俊爲皇太子。時武三思陰令人疏皇后穢行。牓於天津橋上。請加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暉等所爲。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寺丞李朝隱奏稱暉等未經推鞫。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敬暉於瓊州。彥範於瀧州。柬之於瀧州。恕己於環州。玄暐於古州。崔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遂以大理正周利用。先爲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柬之玄暐已死。遇彥範於貴州。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暉愚而殺之。恕己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搥地爪甲殆盡。仍捶殺之。利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權傾人主。常言我不知代間猶言世間避太宗諱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善者則爲善人。於我惡者則爲惡人耳。時宗楚客宗晉卿紀處訥甘元柬皆爲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爲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武氏廟以祈雨應復六月朔日食。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安樂公主又言於上。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秋七月辛丑。太子與左羽林大將軍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千騎。殺武三思。武崇訓於其第。引兵自肅章門斬關而入。上據檻曰。汝輩皆朕宿衞之士。何爲從多祚反。於是千騎斬多祚。太子走。爲左右所殺。

臣望謹按唐之有大功者。無如五王。其大可罪者。亦無如五王。張柬之袁恕己等諸王。第知撥亂反正。廢武后復唐天下。而不知以大義處非常之變者。不能首爲唐室討罪人是也。且武以太宗才人。蠱惑

嗣帝一罪也。戕殺主母皇后二罪也。黜中宗幽而奪之三罪也。殺君之子三四罪也。自立爲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也。誅鋤宗室殆盡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遍四海九罪也。夫以故時宮嬪已髡首爲尼。乃移其鐘簴。改其國姓。致干天位。負九大罪。則於高祖太宗豈有婦禮。於中宗豈有母道。兵旣入宮。當卽奉太子復位。卽以武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稱高祖太宗之命。廢爲庶人。而賜之死。中宗不得辭焉。又取武姓王侯。嘗用事肆虐於唐之人者。盡戮之。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今乃膠常守故。不能討治。使得傳位。又受顯册。仍皇帝之號。以此見五王雖能反正明辟。非因武氏之疾。勢有可乘。亦不敢動。是平日雖有戡亂之心。意氣忠果。而謀慮淺近。使禍本不除。諸武遺恨。焰然復熾。卒之身受其禍。夫五王固無善始要終之慮。中宗亦豈有見遠識微之明。五王不慮三思之能反噬。中宗獨不思三思爲后黨。已與五王不共戴天之讎。帝不早殺三思。三思卒殺五王。旣殺五王。又謀廢太子。向非太子以矯制盡誅武氏。則唐未必爲唐也。首尾二三十年間。君臣虧義。父子寡恩。貽笑後世。有天下者。可不鑒哉。

代宗皇帝

大曆元年丙午　大曆二年丁未

大曆元年正月。以戶部尙書劉晏第五琦理天下財賦。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凡論事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然後奏聞。仍以上旨諭百官曰。比日諸司奏事。所言多讒毀。故委長官宰相先定

其可否。刑部尚書顏眞卿上疏。以爲郎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陛下患羣臣之爲讒。何不察其言之虛實。若所言果虛宜誅之。果實宜賞之。不務爲此。而使天下謂陛下厭聽覽之煩。托此爲辭。以塞諫諍之路。臣竊爲陛下惜之。太宗朝。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仗家儀衛者。）無得關礙。所以防壅塞也。天寶以後。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上意不下逮。下情不上達。蒙蔽喑嗚。卒成幸蜀之禍。夷陵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門。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令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箝口結舌。陛下儻不早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聞而恨之。奏眞卿誹謗。貶峽州別駕。秋八月。以魚朝恩判國子監事。中書舍人常袞言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者領之。不聽。命宰相百官送上。朝恩執易升高座。講鼎折足以譏宰相。王縉怒。元載怡然。朝恩曰。怒者常情。笑者不可測也。十二月。周智光還華州。益驕橫。召之不至。聚亡命數萬。縱其剽掠。擅留漕米二萬斛。藩鎭貢獻。往往殺其使者而奪之。陝州監軍張志斌入奏事。智光館之。志斌責其部下不肅。智光怒斬之。詔加智光僕射。遣中使持告身授之。智光嫚罵曰。智光有大功於天下。國家不與平章事。而與僕射。且同華地狹不足展才。因歷數大臣過失而曰。此去長安百八十里。智光夜眠不敢舒足。恐踏破長安城。郭子儀屢請討之。不許。

大曆二年正月。詔郭子儀討周智光。斬之。二月。郭子儀入朝。（上禮重子儀。常謂之大臣而不名。）魚朝恩奏以光所賜莊爲章敬寺。以資章敬太后冥福。衞州進士高郢以井反。上書略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

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何福之爲。又曰。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民以禳禍。今興造急促。晝夜不息。力不逮者。隨以榜笞。愁痛之聲。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始上好祠祀。未甚重佛。元載王縉杜鴻漸爲相。三人皆好佛。縉尤甚。不食葷血。與鴻漸等造寺無窮。上嘗問以佛言報應。果爲有無。載等奏以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爲害。所以安史悖逆方熾而皆有子禍。僕固懷恩稱兵內侮。出門病死。回紇吐蕃大舉深入。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中外臣民。承流相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臣望謹按姦臣元載等用事。不使人言上達主聽。又反勸人主奉佛。眞卿指言其利害。高郢歷陳其禍福。覬帝之可與有爲。而帝終不悟。夫人主深居九重。苟非有假人言。則利害是非邪正治亂孰得而知之。有虞之朝。治號太和。以明目達聰所致。夫子不語怪力亂神。今元載乃盡人主之心術。塗人主之耳目。欲以夷狄之教。亂中國綱常之理。可謂姦臣之尤者。臣故曰。亂臣之篡國。其禍隱而難明。

丙丁龜鑑卷之五

唐

敬宗皇帝

寶曆二年丙午

寶曆二年二月丁未裴度守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逢吉黨百計毀之（度是年正月自興元入朝）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決意必行裴度從容言於上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多難以來茲事久廢今宮闕營壘百司廨宇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命有司徐加整葺然後可往上曰如卿所言不往亦可五月橫海軍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反幽州軍亂殺朱克融其子延嗣自稱節度使秋八月幽州兵馬使李載義殺朱延嗣道士趙歸眞說上以神仙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十一月李逢吉罷上遊戲無度狎暱羣小善擊毬好手搏性復褊急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懼十二月辛丑上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及擊毬將軍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上遇害樞密使王守澄迎江王立之（即是文宗）率兵誅克明等

文宗皇帝

太和元年丁未

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尋復中變處厚於延英極論上再三慰勞之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臣望謹按自古宦官用事姦臣專權未有不亡者唐末是也人主機務之暇所當以儒生學士講論經理及前代興亡得失而帝日與閹寺克明等擊毬飲酒爲樂此豈爲君之道宰相所與共天位治天職書曰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播何人哉帝以平章事擢之播入朝以銀帛數千萬計遂得超擢吁鈞衡之任如售牙驔之直禁嚴之地絕類詼諧之場身不殞國不喪臣不信也故臣觀寶曆太和之丙午丁未非天厄唐唐實自厄之也

僖宗皇帝

光啓二年丙午　光啓三年丁未

光啓二年正月邠寧朱玫叛寇鳳翔田令孜迫乘輿幸興元上爲普王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卽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令孜驕橫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上患其專時語左右而流涕李克用進逼京城表請誅令孜請上幸興元上不從是夜令孜引兵入宮劫上幸寶雞宰相朝臣皆不知時令孜弄權再至播遷天下憤疾李克用王重榮引兵追逼乘輿上發寶雞留楊晟時正反守散關興元路口時軍民雜揉鋒鏑縱橫神策軍使王建以長劍五百前駈奮擊乘輿乃得前纔入散關朱玫已圍寶雞長駈攻散關不克嗣襄王煴於云反又於問反爲玫所得有疾留驛爲玫所得俱還鳳翔克用還太原二月車駕至興元朱玫以田令孜在天

子左右。終不可去。言于蕭遘曰。主上播遷六年。中原將士冒矢石。百姓供饋餉。戰死餓死。什減七八。僅能復京城。天子方喜車駕還宮。主上更以勤王之功。爲勑使之榮。委以大權。使墮綱紀。騷擾藩鎮。召亂生禍。玫昨奉尊命來迎大駕。不蒙信察。反類脅君。吾輩報國之心極矣。戰賊之力殫矣。安能垂頭弭耳。受制於閹寺之手哉。李氏子孫尚多。盍改圖以利社稷乎。蕭遘曰。主上踐祚十餘年。無大過惡。正以令孜專權肘腋。致坐不安席。上每言之流涕不已。近日上初無行意。令孜陳兵帳前。迫脅以行。不容俟旦。罪皆在令孜。人誰不知。足下盡心王室。正有引兵還鎮。拜表迎鑾。廢立重事。伊霍所難。遘不敢聞命。玫出曰。我立李氏一王。敢異議者斬。四月。玫逼鳳翔。百官奉襄王熅權監國事。改元建正五月丙戌。有星孛於星尾。七月。秦宗權陷許州。八月。王潮陷泉州。幽州盧龍節度使李全忠卒。以其子匡威爲留後。九月。有星殞於揚州。十月丙午。玫奉嗣襄王熅爲帝。改元永正。尊上太上元皇帝。以玫爲大丞相。十二月。玫將王行瑜自鳳州引兵歸京師。玫方視事。行瑜遂斬之。幷殺其黨數百人。諸軍大亂。焚掠京師。士民死者蔽地。襄王奔河中。王重榮詐爲迎奉。執熅殺之。詔以行瑜爲靜難軍節度使。

光啓三年。張全義初至爲河南尹。白骨蔽地。荊棘彌望。居民不滿百戶。（初東都經黃巢之亂。全義麾下纔百餘人。相與保中州城。四野俱無耕者。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任者。人給一旗一榜。謂之屯將。使詣十八縣。故墟落中植旗張榜。招懷流散。勸之種藝。惟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由是民歸之如市。

臣望謹按禮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侮。不邇怨賊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令孜

刑人也。不當近而帝近之。按令孜於帝。潛邸有舊。帝欲不忘令孜。賞之可也。而輕於爵之。祿之可也。而輕於信之。自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凡事一由令孜。故黃巢平後。諸鎭犯闕。乘輿播遷。皆令孜所致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柄。以大柄而付之閹寺之手。其悖逆也固宜。信乎夫子曰。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後晉

出帝姓石氏

開運三年丙午　開運四年丁未

開運三年（是歲凡四國三鎭）正月。契丹寇定州。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秋。唐將王建封攻拔建州。王延政乞降。至金陵。封爲鄱陽王。王氏二世七主。通六十年而亡。九月。相州張彥澤破契丹於定州。唐將陳覺攻福州。李仁達兩嘗遣張（名嬗）救之。破唐兵。十月。册皇太妃安氏。立吳國夫人馮氏爲皇太后。契丹遣瀛州守將劉延祚詐降。以誘我師。朝廷信之。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餽運者甚艱苦。（下勑榜曰。有能擒獲北虜主者。除上鎭節度使。賞錢萬緡。絹萬疋。銀萬兩。）十一月晉師至瀛州。與契丹戰不利。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爲契丹所獲。自是朝廷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十二月。遇契丹於中渡橋。王師不利。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守澶州河陽。以備奔衝。開封府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辭不見。又詣執政言之。執政不以爲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帝欲自將北征。李彥韜諫而止。杜威與張彥澤李守貞宋彥筠（名）謀降契丹。威潛遣

腹心詣契丹牙帳。邀求重賞。契丹主紿之曰。趙延壽威望素淺。恐不能帝中國。汝果降者。當以汝爲之。威喜。遂降。命軍中釋甲。軍士皆慟哭。聲震原野。張彥澤倍道疾驅。夜渡白馬津。未明。自封丘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帝於宮中起火。自攜劍驅後宮十餘將赴火。爲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自寬仁門傳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諭之。帝乃命滅火。與后妃聚泣。召范質草降表。契丹主賜晉王手詔。遣解里謂帝曰。孫勿憂。必使汝有噉飯之所。噉杜覽反又徒濫反食也亦作啗帝心稍安。上表謝恩。

開運四年正月朔。契丹至大梁。晉主與太后以下迎于封丘門外。契丹辭不見。契丹主入門。民皆驚呼而走。契丹主登城樓。遣通事諭之曰。我亦人也。汝曹勿懼。會當使汝曹蘇息。我無心南來。漢兵引我至此耳。至明德門下馬拜而後入宮。三月。契丹主發大梁。晉主與李太后馮后等俱北遷。後宮左右從者百餘人。契丹遣三百騎援送之。晉主在途。供饋不繼。或時與太后俱絕食。舊臣無敢進謁者。獨磁州刺史李穀迎謁於路。相對泣下。至中度橋。見杜重威寨。歎曰。天乎。我家何負。爲此賊所破。慟哭而去。以晉主爲負義侯。置於黃龍府。黃龍府。慕容氏和龍城也。晉主後以壽終於契丹。契丹立蕭翰爲節度使。翰述律太后之兄子。其妹復爲契丹主后。翰始以蕭爲姓。自是契丹后族皆稱蕭氏。時契丹主立翰爲節度而去。翰聞劉知遠擁兵而南。欲北歸。恐中國無主必大亂。己不得從容而去。時唐明宗子許王從益。與王淑妃在洛陽。翰迎而立之。以爲帝。翰乃辭行。復歸契丹。

臣望謹按夷狄之與中國。斷斷然若天冠地履之不可易。首足之不可倒置。高祖親以臣子之禮事契丹。又賂以中國土地。藉其兵力取天下。是自養虎貽患也。後世子孫。兵不能強。國不能富。遼不肯臣事

契丹。是編虎鬚而撥其尾。烏得而不反噬。宗祀顚覆。車蹕蒙塵。悔之何及。蓋晉非我中國也。以夷狄而居中國。非也。屈中國以事夷狄。尤非也。此晉以夷狄得天下。而亦以夷狄失天下也。

後漢

高祖皇帝姓劉氏

天福十二年丁未

天福十二年。（卽晉開運四年）六月。帝至洛陽。命防禦郭從義先入大梁。清宮禁。密令殺李從益及王淑妃。帝至大梁。復以汴州爲東京。改國號曰漢。仍稱天福年。曰吾不忍忘晉也。（帝名知遠。沙陀部人。世居太原。晉高祖卽位以知遠爲河東節度使。開運二年封北平王。四年少帝北遷。帝卽位晉陽。稱天福十二年。按徐無黨曰。天福晉高祖年號也。自八年改爲開運。至此四年矣。漢雖建國。依舊稱晉年號。捨開運而追繼天福爲十二年。初無義理。但書其實耳。初。）契丹留幽州兵千五百人戍大梁。帝入大梁。或告幽州兵將爲變。帝盡殺之於繁臺之下。及圍鄴都。（杜威據此反。）張璉將幽州兵二千助（杜重）威拒守。帝屢遣人招諭。許以不死。璉曰。繁臺之卒。何罪而戮。今守此以死爲期耳。及食盡。威出降。城中餒死者十七八。時張璉先邀朝廷信誓。詔許以歸鄉里。及出降。殺璉並將校數十人。郭威請殺（杜重）威牙將百餘人。並重威家貲籍之。以賞戰士。從之。以重威爲太傅兼中書令楚國公。

臣望謹按秦之亡。以嚴誅峻法。漢之興。以寬仁大度。自古易姓之國。興亡皆有其故。劉氏繼晉而興者也。幽州之民。不當殺而帝殺之。張璉既降。不當戮而帝戮之。（杜重）威罪大。不當赦而帝赦之。孟軻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爲也。帝皆爲之。信乎。不能以長國也。

丙丁龜鑑續錄卷之六

宋

眞宗皇帝

景德三年丙午　景德四年丁未

謹按宋眞宗皇帝承二聖重光之業值兩儀交泰之運朝野晏安民極蕃庶卽位以來勵精圖治固當厄歲變災爲祥故日應食而不覩星旣聚而遄伏慶雲迭見年穀用登豈可概以厄歲目之殆書所謂吉人吉其凶者歟然前此地震星孛水旱薦臻西涼侵擾契丹入寇倘非寇準主親征之議則乘輿幾於播遷宗社或爲之墟矣厥後昧於聽察惑欽若浸潤之譖以致諂諛並進故時有五鬼之譏而乃謬述神怪啓人主誇侈之心遂祠泰山祭汾陰僞引天書妄稱神語殫土木之工糜道路之費蠢黎民衒戎狄亦豈持盈守成之道哉武以若呼萬歲者三若有景光者十二菅惑於文成五利矣尋悔其非而誅之夫天何言而復有書眞宗旣知其非而惑於欽若是尤甚於文成五利而不悔又恐王旦之不可乃曲宴而重賂之則是臣以此欺君君以此欺心交相以此而欺天下後世吾誰欺欺天乎故其流之弊至於溺信方士築神霄寶籙之宮則其效尤卒至於敗是亦作俑之過可不愼歟

英宗皇帝

治平三年丙午　治平四年丁未

謹按宋英宗皇帝乃仁宗兄濮王之子。以無嗣而立之。自防禦宗正之命。以謙冲而屢辭之。及皇子之召。復畏托而進。其才固可見矣。卽位之初。遽得憂疑之疾。尋聽讒間。失太后之歡心。若非大臣匡輔。兩宮幾於成隙矣。故治平以來。雨暘愆期。災異數見。白虹貫日。彗孛如月。風霾震地。歲饑民流。朝綱漸紊。邊鄙失寧。中外之臣。以私害公。以邪奪正。未幾。宮車晏駕。儲君新立。富韓歐馬之倫。漸見疏外。安石惠卿之流進矣。謂之厄歲。寧不信然。

欽宗皇帝

靖康元年丙午　靖康二年丁未

謹按歷代丙丁之厄。未有若靖康之甚也。蓋自宣和以來。宴安日久。上下驕縱。徽宗恬於佚樂。留意華靡。惑法術技藝之能。躭聲色玩好之奉。信任非人。不恤國事。授蔡京以政權。委童貫以兵柄。命王黼朱勔之流。興土木花石之役。以致天怒人怨。財殫力竭。妖異數見而不警。諫諍屢陳而不顧。釀成傾覆流離之難。乃欲脫禍於子。自以爲高拱無爲。殊不知虎兕出柙。龜玉毀櫝。又豈能逃其責哉。書云。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此之謂也。欽宗以庸懦之才。當顚危之勢。利害莫分。優柔不斷。納种師道之言而不能用。用李綱之策而不能終。金人暫退。遽以爲安。而不急守禦之備。及其再至。乃束手就虜矣。可不惜哉。可不痛哉。嗚呼。生民何辜。而罹此禍患。故謂歷代丙丁之厄。未有若靖康之甚也。

孝宗皇帝

淳熙十三年丙午　淳熙十四年丁未

謹按炎運中興。兩朝授受之際。君臣父子彝倫之道。亦已備矣。三代而降。其文物之盛。鮮見其比。詎可謂之厄歲哉。然自姦檜主和。朝廷厭兵。累世之業不復。戴天之仇不報。有可爲之勢而不爲。而乃含詬忍恥。偸安一隅。因仍立國。以娛歲月。使忠義之士。扼腕切齒。此上皇之失計。終於其身而已。孝宗雖蘊恢復之志。其中外之臣。銳氣已隳而不復振矣。今觀丙午丁未之末歲。時有雨雹旱暵之災。而能側身修行以禳之。故爲害亦輕。況國有大喪。人君躬行終服之制。亦盛時之一厄歟。

理宗皇帝

淳祐六年丙午　淳祐七年丁未

謹按宋自開國以來。都汴者九世。凡爲年一百六十有七。其享國最久。莫若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也。及南渡中興。駐蹕臨安者七世。凡爲年一百五十有三。而理宗享國幾於仁宗。夫豈偶然哉。仁宗當全盛之時。天下殷富。朝廷清明。規模宏廣。如四時春夏之交。萬物蕃庶。至於理宗之世。形勢崄隘。氣象委靡。時閉塞而成冬。萬物爲之斂藏。蓋年雖同。事則異。況當丙午之厄歲。水旱相仍。邊境多虞。時在位日久。怠於政事。嬖寵日盛。飲宴頻數。倡優伎術之流。出入宮禁。端平之政已衰。以彌遠有扶立之功。子弟憑藉恩寵。徇私廢公。以致三學之士累上封章。方寢起復之命。未幾。似道登庸。北兵寢盛。國勢日危。可勝歎哉。

續丙丁龜鑑錄序

世傳丙午丁未爲厄歲。予始未信。大德十年丙午。越郡水。明年丁未。吳郡旱。於是浙省命官出粟以賑之。既乃大疫。民遑遑往來就食。甚而鬻妻捐子。道路餓莩相枕藉。予時甫在幼。至今猶能記憶。後聞故老言。昔有著丙丁龜鑑者。備載其事。惜未見也。近偶獲是編。乃宋理宗朝。三衢柴望所進。上自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迄五代漢天福十二年。凡一千二百六十歲。值丙午丁未二十有一。撫前史災異兵變之迹。斷以禍患感召之由。其間災異之疏密。禍患之輕重。莫不係乎君臣之賢否。政令之得失。天理人事。瞭然在目。其憂國憂民之心。可謂至矣。然以宋三百餘年。五值丙丁。則諱而不書。予因輯而錄之。以補其闕焉。或者難曰。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豈二聖之德不足以彌耶。抑數之當然。而理不可以勝耶。予曰否。不然。夫水之與旱。固關乎數。向非二聖之治。則其民無遺類矣。然世之災異。亦未嘗絕。故成王悔過。偃禾反風。宋君一言。熒惑退舍。下至州郡之守。苟能修政。則有虎北渡河。蝗不入境之異。其明效大驗。信不誣矣。矧洪範九疇。陳天人之應。具載方册。箕子豈欺我哉。竊嘗怪六甲之中。爲午者五。何獨厄於丙丁耶。蓋必有其說也。嘗扣之陰陽家者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又云。丙祿在巳。午爲刃煞。丁祿居午。未爲刃煞。奚獨歲爲人或犯之。亦大咎也。雖然。數固不可逃。而理則可推。歷觀前代廢興之理。概亦可見矣。傳不云乎。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由此而知天下之安危。係乎一國之主。

夫在上之人而能側身修行。苟厄於數而不厄於理。則變災爲祥矣。不然。則固非厄歲。妖孽曷得而息。禎祥曷得而臻乎。有國者。可不鑒歟。可不愼歟。

至正二十三年乙巳重九日

續丙丁龜鑑卷之六

元

成宗皇帝

大德十年丙午　大德十一年丁未

十年春正月太白犯建星閏月太白犯牽牛復犯壘壁陣晉寧冀寧地震不止二月太陰犯氐大同路暴風大雪壞民廬明日雨沙陰霾馬牛斃人亦有死者三月歲星犯亢道州營道等處暴雨江瀧山崩漂盪民廬溺死者衆柳州及濟州任城等饑夏四月填星犯亢廣東諸郡吉州龍興道州柳州漢陽淮安皆饑贛縣暴雨水溢鄭州暴風雨雹大如雞卵麥及桑棗皆損眞定河間保定河南蝗五月大都眞定河間旱蝗平江嘉興諸郡水傷稼六月太陰犯羅堰士星犯亢大名益都易州大水景州霖雨龍興南康諸郡蝗秋七月太陰犯牽牛宣德等處雨雹傷稼大同之渾源隕霜殺禾平江大風海溢漂民廬舍道州之武昌永州之興國黃州之沅饑八月歲星犯氐熒惑犯太微垣上將壬寅開城路地震先是晉寧冀寧及諸郡地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王宮及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成都饑九月己巳熒惑犯太微垣右執法復犯左冬十月太白犯斗太陰犯畢犯井吳江州大水十一月歲星犯房太陰犯虛及熒惑熒惑犯亢氐武昌路火益都揚州辰州饑十二月帝有疾太白見歲星犯東咸太陰犯氐是年成

宗皇后卜魯罕伯要眞氏。謀貶順宗妃答吉。與其子仁宗往懷州。

十一年。春正月丙辰朔。帝崩於正德殿。二月。武宗聞訃。自按台山至於和林。諸王勳戚畢會。合辭勸進。謝曰。吾母吾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后弘吉剌氏及王愛育黎拔力八達。自懷州還大都奔喪。出居舊邸。成宗后卜魯罕。恐武宗歸必報前怨。乃命取安西王阿難答失里來京師。遂與左丞相阿忽台等。潛謀作亂。推成宗皇后卜魯罕稱制而已輔之。時哈剌哈孫稱疾。守宿掖門。密持其謀。陽許之。夜遣人啓愛育撥力八達曰。懷寧王遠。不能卒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王卽白於太后曰。大行晏駕。德壽兄薨。諸王皆疏屬。與兄遠在朔方。此輩潛謀不軌。變在不測。當先圖之。遂定計。誅阿忽台怯列等。而遣使迎帝。夏五月。至上都。愛育黎侍太后來會。左右部諸王畢至。乃搆皇后卜魯罕以私通事。出居東安州。賜死。執安西三阿難荅諸王明里鐵木兒等。亦皆賜死。遂卽皇帝位於上都。建州大雨雹。眞定河間順德保定等蝗。六月。太陰犯南斗杓星。汴梁南陽歸德江西湖廣水。保定屬縣蝗。秋七月。太陰犯亢。江湖大水。熒惑犯南斗。安西等郡旱饑。江湘湖廣江西河南兩淮諸郡饑。八月。江南東昌汴梁唐州延安潭沅歸澧興國諸郡饑。冀寧路地震。河間眞定郡蝗。隆平文水平遷祁霍邑靖海容城東鹿等水。九月。車駕至自上都。太白犯右執法。復犯左。襄陽霖雨。民饑。冬十月。太白犯亢。太陰犯明堂。杭州平江水。十一月。太白犯房。廬龍灤河遷安昌黎撫寧等縣水。太陰犯東斗。十二月。山東河南江湘饑。

順帝

至正二十六年丙午　至正二十七年丁未

至正二十六年春三月丁亥白虹五道亘天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橫貫東南海州地震如雷贛榆縣吳山崩是月我大明兵取高郵府夏四月我大明兵取淮安安豐諸路及濠泗徐潁諸州辛丑有星孛于東北方六月汾州介休縣地震平遙縣大雨雹紹興山陰縣臥龍山裂秋七月朔日有食之徐溝縣地震介休縣大水石州大星如斗自西南而落太白經天九月李思齊兵下鹽井獲川賊余繼龍誅之冬十月興化地震有聲如雷十二月滿城洛水和順崖崩

至正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夜聞天鼓鳴將旦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鬬者庚子我大明兵取松江府癸卯我大明兵取沅州路是月元李思齊張良弼脫列伯自會于含元殿基推李思齊爲盟主同拒擴廓帖木兒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大鳥至其翅如席庚子元都大風自西北起飛沙揚礫白日昏暗是月山東地震雨白氈夏五月朔大名路白氣二道亘天大同隕霜殺麥山東地震雨白氈六月丙午朔日食晝晦丁巳元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其光燄燦宮人震懾仆地又長慶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剝丁卯沂州山崩秋七月丁酉絳州星隕光耀如晝龍見於臨朐龍山大石起立九月丁酉我大明兵取通州丁亥我大明兵取無錫州辛丑我大明兵取台州路時台温慶元三路皆方國珍所據冬十月壬子元罷擴廓帖木兒官初太子既受詔竟止不行而分兵之命擴廓拒不受於是其部將關保貊高等皆叛之貊高殺衞輝彰德守將欲進襲懷慶聞擴廓有備而還乃上疏列其罪狀於朝詔以擴廓拒命宜

黜其兵柄。遂罷太傅左丞相。及兼領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爲其食邑第。脫因帖木兒爲集賢學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將。鎖住虎林赤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關保本部軍。仍保統之。山東諸軍也速統之。山西諸軍。沙藍答里統之。河北諸軍。貊高統之。詔下。擴廓遂退軍澤州。己巳。我大明兵取温州。十一月壬午。我大明兵取沂州。癸未。我大明兵取慶元路。戊子。我大明兵取嶧州。辛丑。我大明兵取益都路。丁未。我大明兵取般陽路。戊申。我大明兵取濟寧路。己酉。我大明兵取萊州。遂取濟南及東平路。丁巳。我大明兵入杉關。取邵武路。時建延福興泉漳汀潮諸路皆陳友定所據。庚午。我大明兵由海道取福州。

隨筆兆

洪邁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隨筆兆

隨筆兆

宋　容齋洪邁撰

丙午丁未

丙午丁未之歲中國遇此輒有變故非禍生于內則夷狄外侮三代遠矣姑撫漢以來言之高祖以丙午崩權歸呂氏幾覆劉宗武帝元光元年爲丁未長星見蚩尤旗亙天其春戾太子生始命將出征匈奴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屠夷死滅不可勝數及于巫蠱之禍太子子父皆敗昭帝元平元年丁未帝崩昌邑立而復廢一歲再易主成帝永始二年三年爲丙午丁未王氏方盛封莽爲新都侯立趙飛燕爲皇后由是國統三絕漢業遂頹雖光武建武之時海內無事然勾引南匈奴稔成劉淵亂華之釁正是歲也殤帝安帝之立值此二年東漢政亂實基于此威帝終于永康丁未孝靈繼之漢室滅矣魏文帝以黃初丙午終明帝嗣位司馬氏奪國兆于此時晉武太康六年七年惠帝正在東宮五胡毒亂此其源也東晉訖隋南北分裂九縣焱回在所不論唐太宗正觀之季武氏已在後宮中宗神龍景龍其事可見代宗大曆元二大盜初平而置其餘孽于河北強藩悍鎮卒以亡唐寶曆丙午敬宗遇弒太和丁未是爲文宗甘露之悲至于不可救藥僖宗光啓之際天下固已大亂而中官劫幸興元襄王熅僭立石晉開運遺禍至今皇朝景德方脫契丹之擾而明年祥符神仙宮觀之役崇熾海內虛耗治平丁未王安石入朝慫亂宗社靖

康丙午。都城受圍。逮于丁未。汴失守矣。淳熙丁未。高宗上仙。理宗淳佑丙午。元兵侵京湖江淮州縣。丁未。邊警日至。奔閩廣厓山。宋亡。元大德丙午。開成路地震。王宮及官民廬舍皆壞。壓死故秦王妃也里完等五千餘人。丁未。成宗崩。至正丙午。因亂。科舉取士七十二人。止是年不復開科。六月。汾州介休縣地震。紹興山陰縣臥龍山裂。七月朔日食。徐溝縣地震。有星孛於東方。丁未正月。滁州夜聞天鼓鳴。將早復鳴。其聲如空中戰鬬者。五月。山東地震。六月朔日食。盡晦。皇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焰燦宮人震懾仆地。十二月朔日食。元亡。大明明年戊申。卽位改元洪武。宣宗丙午卽位。改元宣德。八月。趙王高煦反。大駕親征。九月。擒。丁未。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大敗衂。不啻數百千計。乃棄交趾。成化丙午。術人王臣取寶。江南大擾。丁未。駕崩。嘉靖丙午。曾銑奏復河套。夏言主復。仇鸞不從。曾銑劾鸞。鸞黨嚴嵩反劾銑。言言與嵩有隙。擬銑言結交近侍官律下獄。丁未。銑言棄市。河套遂不可復。此失防邊之大機也。隆慶庚午。俺答僞降。封順義王。營建切近大同。安論河套之遠。且馬市之開。甚費財也。總而論之。大抵丁未之災。又慘於丙午。昭昭天象。見於運行。非人力之所能爲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丙丁龜鑑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鮑嘉祥）